

書評

The Confucian Vision. Ed. by William McNaught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viii+164 pp. US\$2.95.)

這一部小書的目的是為西方的讀者介紹「儒家的視野」，編者是威廉·麥克諾頓。在「導論」以外，全書共分四部：第一部、個人，第二部、五倫，第三部、社會，第四部、政府。主要的材料是《四書》選譯，另外還選譯了《詩經》、《書經》、《易經》、《禮記》、《左傳》、《通鑑綱目》的片段，還穿插了一些唐詩以及日本、韓國的資料。除了小部分的譯文是取自現成的材料以外，多數是麥克諾頓本人的新譯。

這部書是「道家的視野」的姊妹作。本來儒家的視野也是亟需向西方讀者介紹的，一般的讀者當可從這部書中得到一個簡單的印象，但從比較嚴格的學術水準來看，這部書是很難令人滿意的。

導論的部分很弱，對於儒家的哲學並沒有深刻的介紹，十幾頁的篇幅之中，有幾頁是講儒家在日本、韓國、越南的影響，還有兩頁是基本詞彙的介紹。全書的編排也不是完全妥當。第一部命名為個人 (The Individual) 很容易給人一種錯誤的印象，好像儒家的思想也像西方思想那樣，先由個人然後講到社會；第二、第三、第四部的材料是很難互相劃分開來的，第二部講五倫，第三部講社會的四個基礎：仁、義、禮、智，第四部講政府，但儒家所謂修齊治平之道乃是一貫而下的，儒家的這種基本的視野是不容易在這種編排之下顯發出來的。

這部書最大的問題還是在它的翻譯。在導論的詞彙部分就已出現了問題。例如：

PUK'O-ERH-WEI: "Keep working on it." (p. 5)

譯為中文如下：

「不可而為」：不斷地做下去。

這對中國的讀者來說可謂莫明其妙。「不可而為」根本不能構成一個獨立的片語，也沒有「不斷地做下去」的意思。《論語》的原文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意思是：「知道它不可以做還不斷地做下去。」現在把「知其」兩個字去掉了，「不可」兩個字便整個地懸空了，由此可見，譯者對於中文的了解是很不夠的。最妙的是譯者把「不可而為」當作一章的標題，表示他對這一概念的重視，但在這種骨節眼處不知道去請教一下人，這是十分可以遺憾的。

在同一頁上 (p. 5) 又有以下的詞彙解釋：

CHIH: a liberal education. That is, an education that was primarily literary and that was focused on ethics, moral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or "harmony". Specialized or technical education, apart from literary technique, was not included.

譯為中文如下：

「智」：自由教育。專指文科教育而言，重點在倫理、道德、社會的穩定或「和諧」。專技教育，不涉文科技巧者，不包括在內。

把仁義禮智的「智」解釋為「自由教育」，不知譯者有何根據？孤陋寡聞如我還沒見過這樣「自由」的解釋。

此外詞彙中把「義」釋為「對於共同的善的付託」：

I: "a commitment to the common good." (p. 4)

這樣「義」之為分殊原則的意義完全顯發不出來，反不如舊譯：“righteousness”為妥當。

在正文之中，可以商榷之處更多，只能舉出一兩個例如下：

《大學》的首章本書的英譯是這樣的：

What is the *tao* of the "Great Learning"? It lies in these things: to bring to light men of illustrious personal energy [virtue]; to treat the common people as relatives; to fix your "point-of-rest" in fulfilled good. (p. 115)

譯回白話的意思是：

大學之道在：發掘出有出色能力（道德）的人物，把眾人當作親戚，並止於已完成的善。

「明德」係指個人內在的德性而言，素無異詞，「明明德」是闡明這樣的德性，這是內聖之事，從沒有當譯文那樣解釋的。親民變成當作親戚，這是不相干的聯想。「止於至善」顯然與「止於已完成的善」有不同的含義。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書的英譯文是：

If you know the point of rest, you can settle the details. If you settle the details, you can stop rushing around. If you stop rushing around, your mind will become calm. If your mind becomes calm, you can think in front of a tiger. If you can think in front of a tiger, you will probably succeed. (p. 115)

定、靜、安、慮、得的翻譯幾無一確當。最妙是把「慮」字譯為「在一頭老虎之前思想」，實在是匪夷所思，要真照拆字格來譯的話該是：“to think under a tiger.”

「格」「致」「誠」「正」則有如下的妙譯：

How do you “stretch your understanding to the utmost”? It lies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ings. Once things are classified, understanding reaches its limits. Once understanding reaches its limits, then you can speak the truth about your own thoughts. Once you speak the truth about your own thoughts, then you can make your heart right.” (p. 116)

「格物」變成了「事物分類」，可謂荒謬絕倫。「致知」變成「理解到了極限」。「誠意」變成「忠實地說出自己的想法」，也就不必置評了。

此外如「天命」不譯為一般的“mandate of Heaven”而譯成“Heaven's edicts” (p. 33)，「萬乘」譯為“10,000 cars”(p. 66)，也就不必一一盡舉了。他還把「自然」譯為：“selflike” (p. 1)，「無為」譯為：“Anti-action”(p. 162)，他的另一部書：*The Taoist Vision* 也可以不言而喻了。

美國的漢學界如今已到達一定的程度，但一個大學出版社能夠出版這樣水準的書籍，不只一本，而且兩本，就不能不是一個值得檢討的現象了。

劉述先

Ways of Thinking of Eastern Peoples: India/China/Tibet/Japan. By Hajime Nakamura. (Honolulu, Hawaii: East-West Center Press, 1964. xx+712 pp. US\$4.95.) Part II: China (Chs. 14-25).

在一九六九年六七兩月舉行的第五屆東西哲學家會議中，筆者認識了印度哲學專家、前東京大學文學院院長中村元教授，並且誠懇地交談數次。當時常見他鑽圖書館搜